

散文組

優異獎

杜明璋

#### 個人簡介

杜明璋，祖籍河北唐山，畢業於中國傳媒大學，現於香港浸會大學攻讀電影電視製作碩士專業。小時候總是「強迫」別人講故事，長大了註定要「講還」給大家，或用電影，或用文字……



## 最後的遊戲

我覺得我沾上了點時代的運氣，剛剛好抓住個尾巴。

是人可以與自然遊戲的年代。

現在小孩子的遊戲大多伴隨著機器進行，還有各式各樣工廠裡生產出來的玩具。奇怪的是，連孩子們自己看上去都像玩具。雀鳥在籠，真是可憐！

我小時候，會玩的叫天才，會學的叫人才。世間生「天地人」三才，三才生世間萬物。這也許是中國人最樸素的世界觀。天才和人才的不同，是天才有靈性。我們活的這個世界，最偉大的作品都是人性與靈性的結合。人性來源於我們自身為人的特質，喜怒哀樂，癡嗔愛怨，欲望恐懼，嫉妒憐憫……凡此種種，不是七情六欲所能簡單概括的。靈性則來于自然，來於天地及天地間與我們並行的各種物質。我喜歡唐詩宋詞，我覺得那是現代人再也無法複製的美文，是人性與靈性的高度統一。雲可破月，花可弄影，皆因詞人一點情；當風流人物被大江東去浪淘盡後，留下的則是人世滄桑的千古情懷。在古人眼中心底，無景不可言情，無物不可表意。人才太孤獨，還是做天才的好。天才有萬物

相伴，是一種大自由。現代人曲解了天才的含義，重「才」不重天，有些育人之術，更是先把天才變成人才，轉而再變成蠢才。

我小時候生活在農村，倒退十五六年，手機、電腦、網路、遊樂場、甚麼這吧那吧的還沒有，當然，各種興趣培訓班也還沒有。填滿我們童年的是天才的遊戲。在河岸邊甩泥巴，蘆葦蕩裡打遊擊，野地裡逮螞蚱。夏日裡，我們看七月巧雲，懂得點燃蒿杆在暗夜裡熏蚊子；寒冬臘月的清晨，趴在窗臺看玻璃窗上霜凍的窗花。大雪過後，則興奮的跑出去滾雪球打雪仗。日日年年，我們與大自然發生聯繫，與周圍的同齡人發生聯繫。這聯繫是密切的。我們潛移默化受恩於此，擁有了比現在的小孩更為健全的人格。當我們一點點遠離自然，生活在這個星球，卻又遠離這個星球時，我們人格中的好多東西也在一點點丟失。我們通過智力測驗建立起來的所謂才華也隨之成了空中樓閣。

有幸的，我的童年還有與自然和小夥伴相處的記憶。

不幸的，現在的小孩越來越少有這種經歷。而我們的成人世界亦如是。

從我少年到青年，周遭所發生的一切可以用七個字概括：高樓萬丈平地起。這是一種現象，也是一種比喻。一切都來得太快，人們躲閃不及，一一中彈，皆在變化之中。我八九歲的時候還在捉螞蚱，現在已不知螞蚱何處尋了。而我下面的小孩，根本不知道螞蚱是甚麼；我們減少了面對面的交流，轉而用網路；人肉搜索的是姓名與特徵，而不是人性；我們也越來越少向自然去尋求快樂，轉而代之的是泡吧與Party。我們變得越來越浮躁，功利心與日俱增，感知能力卻日益下降。其實我們每天都和自然生活在一起，但我們卻不再和自然相處。

與自然相處需要兩個條件：一個來於外部，自然環境；另一個則來於我們自己，一顆自然之心。現代的建設，現代的生活方式，使我們改變了自然環境，同時也改變了我們的內心。而被我們改變了的自然環境又反過來作用於我們的內心，真真的是惡性循環。當我們被石屎森林包圍，而真正的森林卻要長途跋涉才

能見到時，又怎能「相看兩不厭，唯有敬亭山」呢？人心不古，多半是我們自己折騰所致。我們現如今的硬體實力在不斷增強，消耗的卻是我們的軟實力，我們內在的能量。我不是在批駁人類的發展，發展是肯定的。問題是我們應該怎樣發展？萬事萬物都要有度，厚此薄彼更是不能取。科技是要無止境的前進嗎？路是修的越多越好嗎？許多問題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。現在的我們是時候停下來好好想了想，可欲望一旦轉動，且膨脹到一定程度，便如同上了軌道的軸輪，很難再受控制。相比這股強大的力量，我們所做的許多努力與補救只是杯水車薪。解決問題的根本不是消除欲望，因為欲望消除，人類也將消亡。關鍵是扭轉欲望的方向。物質發展達到一定程度時，我認為可以先停下來，能夠永無止境下去的是精神需求。

時間倒轉回很久很久很久以前，我們在大自然的懷抱裡誕生，天為父地為母，山川河流，花草樹木，飛禽走獸，皆為兄弟姐妹。我們一方面從自然獲得生存下去的可能性，一方面為了生存的更好而與自然做鬥爭；很久很久以前，我們向大自然學習，結繩記事，依規律而作息，體悟最樸素的道理，盈滿則虧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；很久以前，我們吟詩作畫，與自然相惜，與自然調侃，我見青山多嫵媚，料青山見我亦如是；不久前，我們甚至還可以在自然的懷抱裡成長，回想童年的樂趣，池塘邊的榕樹，知了聲聲叫著的夏天，那等待著下課等待著放學等待遊戲的童年；現在，不久前長大的那些人，也只能是在童年的回憶裡去尋找最為純真的樂趣了。我們加快了向自然索取與進攻的力度，通貨膨脹，建設膨脹，物欲膨脹，精神慌亂，無所適從。不是我不明白，這世界變化快；將來呢？問號留給我們每一個人。

### 作家評語

**劉再復：**用「輕取重」的筆觸論說時病，立意深切準確，擊中要害，行文又暢快自如，無訓斥相，是篇很好的散文。

### 獲獎感言

這是我第一次在香港的徵文比賽裡獲獎。我要多謝香港，香港給了我許多創作的靈感。我更要多謝自己的家鄉，因為那是我創作的根。隔著兩千多公里的路從香港望過去，想過去，故鄉的一切反而愈加清晰。《最後的遊戲》也來源於此，許許多多的童年回憶像走馬燈一樣轉出了這篇文章。也許其中論述過多，溫情過少，但論述皆因憂慮，憂慮又是因為愛。我們是愛自然的，這是天性。看看我們這屆比賽的文章，就知道有多少個與此相關的故事。到底還是溫情，希望這溫情裡會生長出更多的枝繁葉茂。